

散·文·集

迴望故鄉

巩勇 著

中国三峡出版传媒
中国三峡出版社

作者有着深厚的乡土情结，他以新闻人的敏锐，惯用文学的笔触，加上学者的缜密思考，饱含深情地书写了故土的乡风民俗。

中国三峡出版传媒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回望故乡

巩 勇 / 著

（节选版）



中国三峡出版传媒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望故乡 / 巩勇著. —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206-0004-0

I. ①回… II. ①巩…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8518 号

责任编辑: 袁国平 李彦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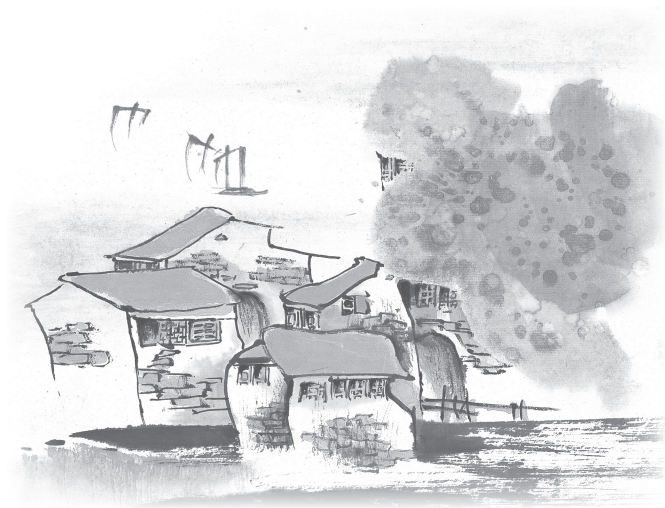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51号100034)

电话: (010) 57082566 57082640

<http://www.zgsxcbs.cn>

E-mail: sanxiaz@sina.com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25
字数: 173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ISBN 978-7-5206-0004-0 定价: 29.80 元



序一

回望故乡再出发

申小林

从《留住乡愁》到《回望故乡》，几乎一气呵成，亮闪了我的眼。作为在京城打拼的中年人，每天坚持在上下班的地铁上，在拥挤的人群中，站着用手机写作，殊为不易事。是近乎痴迷的喜爱？还是近乎神圣的使命？是什么牵引或者召唤，让巩勇博士动情地写下100多篇人生的小品文？

读罢《回望故乡》书稿，感觉到这位家乡人的执着与情怀。他的敏感多情和勤奋踏实，本身就是黄冈人的精神标配。从《留住乡愁》最初谋划，到《回望故乡》



回望故乡

的完美结集，无疑是作者对家乡文化的深情探访，也是这位热血男儿的儿女情长，更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家国的人性丈量！

都说黄冈是一块神奇的文化高地，世世代代对她充满敬意。可是，你知道吗，故乡巴河水，已经静静流淌了几千年，像大地母亲的乳汁，滋养了家乡不可胜数的科技与文化巨匠。家乡人爱读书，向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从孩童起，我们都会因崇敬而易被教化，因景仰而生虚怀，因执拗而成就品格，因感恩而生慈悲。不论是留守故土，也不论是万里远游，绵延不绝的思乡曲，变成渗入骨血的诉求！

家乡人的灵性，浸润在方言、戏曲、民歌和四时八节的风俗里。

家乡人的奋发豪情，融入战争时期的纵横捭阖中，融入诗人的诗意盈怀中。农闲时的文字戏说，农忙时的辛勤劳作，成就了祖祖辈辈不熄的烟火。

故乡人文的精髓，我想是坚忍与感恩。巩勇博士成长于斯，受教于斯，在对故乡人文的关切中，找到了人生奋发有为的原动力。父母的养育、老师的教诲、同伴的友爱，点点滴滴折射出家乡芸芸众生的人性的光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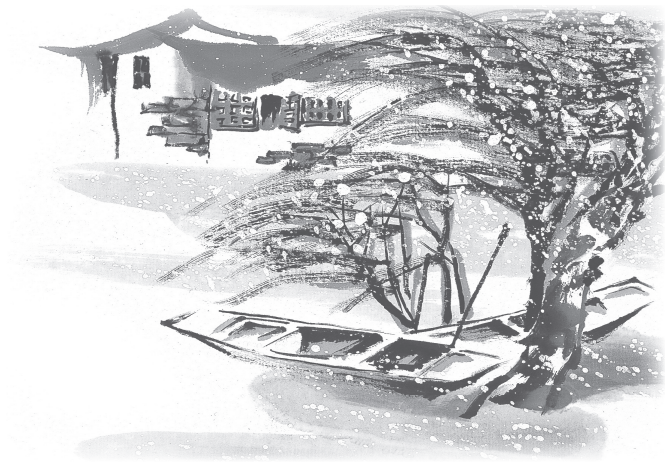
感谢巩勇博士，从《乡村燃灯者》到《又见刘老师》，每个传神的细节描写，都在一点点加持着我对生我养我的父母的一片深情。感谢故乡对我们每位乡亲的无私垂青。

如此深情地回望，不正是巩勇博士对家乡高天厚土的依恋与歌吟？不正是我泱泱华夏永立潮头的文化自信？

留住乡愁，回望故乡。亲爱的你我，快快收起行囊，远航的集结号已经吹响。

2017年7月17日

（申小林：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序二

陪您一起望故乡

巩 勇

一位美丽的女子从身边飘过，我忍不住一回头，碰巧她也在侧身回望。四目相对，心思正撞着，好像能碰出火花来。各自微微一笑，也许会脸上绯红一阵，心上灼烧一下。然而，终是路人甲乙，还是各走各的路，各自寻爱，消逝在茫茫的人海之中……

佛说，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才换得今生的一回头。这话我反复在书中看过，但未查过出处。是哪个佛？是在哪部经典中说的？我只感念那种美好的回望，体会那种生活的神秘感，那种叫“前世有缘”和“今生注定”



回望故乡

的必然性，而不在乎这一说法具有多少的可靠性……

而故乡却是割不断的、走不散的“美女”，如今我更是频频回望。我的故乡在远方，在鄂东的山山水水之间。

我是父母一点点放飞的风筝，挣扎在无边无际的天空之中，有白云相伴，上下翻飞，一低头，却是梦里依稀的故园和日渐老去的亲人。

我是父母扎好的小船，从家门口的小溪流放手，借着风儿，驶入长江，终又翻腾在浩瀚无际的大海之中，随着时代的惊涛骇浪，左冲突……

这是一个幸运的时代。我可以选择努力，永不为晚，哪怕将来退休了仍可以继续“出发”，创造不一样的人生。我也可以选择努力，甘于平庸，也不会像中东地区人民在战火之中逃命，像非洲难民在饥饿之中死去。生在和平安宁、快速发展的中国，是我们这代人的幸运。我们常听说“多难兴邦”，那不过是一句打气加油的话，我更相信“平安兴邦”“和谐兴邦”。国富民强，一直是人类共同的梦想。

这又是一个复杂的时代。没有战争，并不意味着没有破坏、没有杀戮。有目共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发展太快了，城镇化建设的推进速度，犹如中国高铁呼啸而过。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伴着各种社会矛盾交织而来，不可小觑。是不是我们走得太匆忙，以至我们忘了为什么要出发，最终要上哪儿去，要获取什么……

没错，出发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发展也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可是，当我们衣食无忧之时，口袋鼓胀之后，却发现幸福并没有像过去设想的那般同步增长，反倒内心有些空荡荡的，我们不得不面对太多的失去和失落感……

中国城镇化的举措不是为了消灭农村，因为要生产填饱十三亿人



的粮食，永远也离不开绿色的田野。不可否认，城镇化和打工经济的勃兴，正在如病变般毁掉了过去无限生机的万万千千个村落，毁坏出产原生态的、安全的食物产业链，甚至摧毁了几千年来鸡犬相闻、守望相助的田园生活的诗意……

回望故乡，不仅是回望我年迈的不肯挪窝进城的母亲，也是回望熟悉的家园和乡亲们，回望逝去的穷且快乐的时光。回望故乡，也是回望自己来时的山间小路，那上下学无数次走过的雨天泥泞一片的七里冲村的羊肠小道，起点永远是父母一次次挥手送别又一次次以鞭炮迎接的老家门口……

再也回不去了！父亲走了，后山上的一个小土堆，竟然一夜之间冷却了我的心，冷却了几十年的父子亲情。埋下了种子，可以生长出绿色和希望。可是，埋下了亲人，再也生长不了什么，只有黑色的绝望和无边的思念在心头疯狂地生长，我们唯有无可奈何地面对死神和被剥夺感……

回望故乡，一次次让故乡的阳光照进我的眼睛，温暖我的身体，以不悛于前驱——“万水千山只等闲”。

回望故乡，一次次让故乡的月光照进我的眸子，澄明我的心思，以不陷于名利——“质本洁来还洁去”。

回望故乡，不忘初心。当您捧读这本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散文集《回望故乡》，就请允许我来当您的向导，随我一同走进我们深爱的故乡黄冈吧……



目 录

序一 回望故乡再出发（申小林）

序二 陪您一起望故乡（巩 勇）

01	故园翠竹青又青·····	1
02	过年还福记·····	7
03	正月十五闹元宵·····	13
04	舌尖上的乡愁·····	17
05	老家门前一树枣·····	19
06	冬夜擦鞋的母亲·····	23
07	酃酃的故乡茶·····	26
08	金丝缕缕心相连·····	29



回望故乡

09	单车双归侣·····	32
10	守拙归园田·····	34
11	桃之夭夭·····	40
12	杏花春雨忆江南·····	43
13	八不归家·····	48
14	春夜听雨·····	51
15	油菜花开·····	53
16	又见刘老师·····	56
17	缝补随想·····	60
18	闲来垂钓·····	63
19	我的阅读简史·····	67
20	盘点我的五一·····	72
21	黄州印象·····	74
22	消逝的乡村裁缝·····	79
23	花儿与女神·····	84
24	夏天来啦·····	87
25	闲话花生·····	90
26	三亚夏夜听涛·····	95
27	再忆做伢舞饭时·····	99
28	乡村广播站·····	103
29	故乡的老井·····	106
30	放牛伢老三·····	110
31	怀念我的家婆·····	114
32	走失的玩伴·····	120
33	三赴边疆“土”专家·····	124



34	埕里有个月亮姐	129
35	第一个女大学生	133
36	一片冰心	138
37	高考季随想	140
38	考研发榜又一年	143
39	夜游门前的小河	151
40	且当好儿女和村民	153
41	花开蝴蝶兰	155
42	大宋发明家毕昇	158
43	岳飞屯兵守蕲黄	164
44	追寻伟人陈潭秋	171
45	时间的化学变化	178
46	快乐的德国司机	180
47	你是开地铁的吗	182
48	北京的秋	184
49	我在北京挤地铁	186
50	读史随想	188
51	我的理想在生长	190
52	鄂东乡村“博士”	194
53	大别山油面	198
54	馋人的酥鱼	202
55	老面发粿	205
	后记 相离莫相忘	209

01 故园翠竹青又青

自古以来，君子爱竹。所谓“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故乡黄冈，盛产竹子，蕲竹还是本地特产之一。据明代弘治年间《黄州府志》记载：

蕲州，亦名笛竹，以色莹者为簟（音垫），节疏者为笛，还须者为杖。

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九，一代文豪苏轼因“乌台诗案”惊魂未定、死里逃生，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三年（1080）二月初一到达黄州，即写下了“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的诗句。

元丰五年（1082），著名书画家米芾途径黄州，专程拜会了苏轼，并有生动的记载：

苏轼子瞻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

而在遭贬谪黄州赤壁之前，熙宁六年（1073）春，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写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咏竹诗《於潜僧绿筠轩》：

宁可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

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



回望故乡

还有比苏轼早来黄州 82 年的贬官知州王禹偁，世称王黄州，于 999 年中秋佳节，写就名作《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一文，开篇即是：

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节，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价廉而工省也……

黄冈北部是巍巍大别山，横跨鄂豫皖三省。黄冈境内多为丘陵地带，乡亲们惯于门前屋后栽树种竹，养护着眼前和心中一片绿色的世界。寻常人家，过去两三列土砖瓦房，依着山势而建，坐北朝南，出门总是迎着太阳。每家每户的一片竹园，是南方人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

不管你种下碗口粗大的毛竹（楠竹），还是移来细溜溜的水竹，年年雨后春笋，像埋伏在地下的“特种兵”队伍，几天功夫就呼啦啦地钻出来。如火种呈燎原之势，三五年时间，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就成形了。

竹子长起来，鸟雀儿自然会招引过来了，早晚枝头跳来蹦去的，为你唱着清脆的歌儿，甚至会有百鸟欢歌的盛况。农家就爱个热闹，人丁兴旺，家有人气，竹林有“鸟气”，这样的人家自然会兴旺发达。

竹林之间，一年四季是家禽们的乐园。农家养鸡，大多散养，早上出鸡窠，觅食歇息在竹林间，啄着鲜嫩的野草，叼着小虫儿蚯蚓儿，甚至就地垒个草窝咯咯哒下个鸡蛋，多情的公鸡还调皮地追逐着母鸡们林间藏猫猫……

竹林高高低低，我儿时喜欢在林中穿梭逗留，或是与小伙伴爬高上低，或是在林间听鸟鸣春，或是放任少年无边的情思遐想一阵，或是仰望竹林之上的白云蓝天看飞机掠过……

“竹子爷哩，竹子娘，我跟竹子一般长。竹子长大做扁担，我



长大了做栋梁哩。”这一首古老的鄂东童谣《竹子歌》，版本还有很多，可以当做摇篮曲，还可以做解闷消愁的小调。我听婆（奶奶）唱过，我听家婆（外婆）也唱过，我听大湾中间的老爹爹老婆婆们也唱过，我自己也跟着大声哼唱过……

据学者王金禾在《鄂东民间童谣研究》一书中考证，《竹子歌》是鄂东地区流传最广、最古老、最典型的励志童谣之一。它诵唱的时间和地点很有讲究：诵唱时间是在每年春节期间，有的地方在吃年夜饭之前，有的地方是在大年三十，有的地方是在大年初一或者正月十五。诵唱地点是在鄂东农家屋后的竹林里。孩子们在父亲的带领下，来到自家的竹林里，首先选定一棵粗壮挺拔的竹子，然后双手环抱着竹子，一边围着竹子转圈，一边摇着竹子，一边高唱这首童谣……

而今，这种民俗怕是已经消失了。我长成了一米七六的中年人，但是依然赶不上故乡竹子的高度。今天，我又轻轻地哼唱起这首《竹子歌》，童年早已依稀如梦。不少老辈的亲人们和乡亲们，如念完最后一句台词的演职员工，匆匆卸了妆，一个个从人生的舞台上消逝了，在屋后的几座祖坟山上依偎着祖先们，看护着村庄的后辈们一茬茬地成长……

那些昔日的珍贵人物影像，无形地存入了我心中最柔软最高耸的“纪念堂”，每一次打开记忆之门，泪水的闸门也跟着哗啦啦开启流淌，他们连通我的血脉，连通我的情感……

竹子长了两三年以上，就可以当原材料，做成五花八门的生活物件和劳动工具：筲箕、簸栲、栲子、晒腔、团箩、箩箕、土筛、扁担、鱼竿、竹垫、竹床、睡椅等等。

过去，加工竹木非得有专门的行当，那些手艺人叫做篾匠。我记得那位和闻一多先生同一个祖宗传下来的闻家老湾人，人称“二师



傅”的大叔，手艺很“奥”（精巧），他还带了好几个勤快的徒弟伢儿。

父亲请他上门做篾货，他总是答应得很爽快。头天招呼一声，最快第二天来，最迟两三天之内准会来。一是父亲是多年的村干部，挺有威信。二是父亲人缘好，管客大方，总是“舍己”搞几个好碗（好菜）下饭。工钱一分不少，三餐伙食保证管好，还过个晏（午饭前加餐），每天让篾匠师傅嘬（吸）一两包“游泳”牌（两角钱一包）的香烟，父亲那时自己只买“大红花”牌抽（9分钱一包）。

我好多年没有见过二师傅，印象中他的眼睛不大好，眼皮总是浮肿着，有点红眼圈。说话也不大利索，多少有些口齿不清，像是没有调准波段的收音机，总有点刺啦啦的噪音含混不清。但是，二师傅人很好，脾气融合，脸上总是笑嘻嘻的，嘴咧得大大的，好像一不留神就要滴下口水。

二师傅的手艺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竹子上了他的手，就乖乖听话了。他一边和你说话开玩笑，有时大口嘬着香烟，好像漫不经心的，但是手从来不停空。只见他的右手握紧锋利的大篾刀，左手拿起一根事先劈好的长竹片，薄如蝉翼的绿色的篾从他指尖如流水般分离出来，像是玩魔术的高手……

篾匠师傅来了几回，我聋哑的哥哥总是一旁静静地看着。篾匠师傅做活儿，东家一天，西家一天。农闲之时，长年总在附近几个村庄打转儿。哥哥对这种手艺活似乎产生了兴趣，喜欢围着篾匠师傅看他们手上的功夫，一招一式暗暗记在心里。

父亲看在眼里，和哥哥打手势说话，意思是送他学篾匠手艺去。他迟疑了一会，无奈地摇摇头，摆摆手，表示不同意。话说回来，即使他真想学徒，篾匠师傅也不愿意带这样的残疾徒弟。

反正家里竹园长得茂盛，有用不完的竹子，哥哥想动手练习的竹



子多的是，家里人也鼓励着他。从开始练手的不大成型的小土箬，再到米筛子，他试验的“题材”日益扩大，直到直径一两米的大晒腔。

我几十年来笨手笨脚，妻笑我缺乏运动细胞。我却不认账，只要嘴皮一“运动”语言，指尖一“运动”文字，妻也只好被调侃得无趣地避开，怕“战事”重开，居家过日子以和为贵……

天无绝人之路。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就会悄悄打开一扇窗。哥哥几十年没有说的话，由我来代替他说了。我几十年不勤的四体，不灵套不协调的手脚，交给哥哥代为训练去了。

哥哥的智商高。一两年功夫，哥哥无师自通，顶多算是偷得的手艺，居然做出很多有模有样的篾货。我印象中，篾箕最难的是收口那道关键的活儿。父亲看出来了，就给二师傅打一声招呼，哥哥带着他的“作品”去，现场指导两下技术要领，练习一两遍，师徒两人点头会心地笑了……

从那以后，篾匠师傅再不必请上门了，甚至邻里人家坏了土箬，散了篾箕，都不必客气地送来我家修补，或者放下三五块钱，拿走一样两样新做的篾货。

人们说，我哥做的篾货很耐用，拜师三年的学徒肯定不是他的敌手。其实，智商高的人，哪怕先天缺失一样两样，也不能阻止他们灵性的火花迸发开来。

过去习以为常的事情，现在竟然如讲故事一样的稀罕。当年故乡的砌匠、篾匠、博士（木匠）等手工艺人，是围绕农耕社会服务的。一旦城市化的脚步加速了，外出打工经济成为故乡的主流，世道就改变了。

农村的田园日渐荒芜，留守群体集中了老弱病残，如萧瑟秋风中树枝上摇曳的几片老黄叶。农村的各种手工业者，失去了依托农



回望故乡

业大生产的各种产品需求，于是一代代传承的手艺活儿荒废了，也没有人再学徒了……

打工经济盛行的背景下，各种竹制农具物件不再重要了，竹园也缺少了往日乡村百姓种种精心的呵护。于是，像“弃妇”一样的竹园在悄悄地蜷缩，一块块地沦为稀疏荒地，像中年男人的头顶无情地光秃了。

翠竹青青的画面，如今留在乡亲们的记忆之中，留在众人的叹息声中，也留在我思乡思亲的长梦里……

02 过年还福记

这是 2017 年春节我在故乡浠水过大年的生活纪实，当时躲在老屋的被窝中用手机写就的文字，事后稍加整理如下：

此时此刻，正是浠水乡村的腊月二十八，透过屋顶的亮瓦看去，外面还是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而春雷在空中如子弹呼啸，长炮仗如土灶上大火熬粥的咕咚咕咚声，不绝于耳。十里八乡，惊得鸡鸣狗吠，好不热闹。

这一天叫腊月二十八，这一地叫湖北浠水。闻一多先生的祖辈，当年正是从我家附近，一个叫和平村闻家湾的自然村落，搬到望天湖畔的闻家新屋，如今叫闻家铺的村子……

浠水人的团年饭，不能叫年夜饭，因为正日子不像北方人定在除夕夜。浠水人团年首选腊月二十八，第一时间是当天的早餐，而且越早越好，恨不得早上三四点钟就开吃。

浠水人吃团年饭，也叫“还福”，意思对应的一个书面语叫“感恩”。乡间浠水人，堂屋正中的墙上高悬着一个神龛，正中竖排毛笔大字“天地君亲师位”，左侧小字“某氏门中宗祖”。某氏，如男主人姓巩，则填上巩氏。

还福，福从哪里来？一是天地保佑，风调雨顺，所谓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二是政府治理有方，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三是亲人和睦，上慈下孝，人丁兴旺。四是师友关爱，学业精进，



名利双收……

中国的汉民族和汉人，不大会迷信上帝或真主，但坚信儒家文化定下的“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的神。从自然界到世俗社会，哪一个也不偏废，谁也不去得罪，这也叫“中庸之道”吧。

而古代社会，家国一体，贤明的君主是放大的“父母官”“家长”，师友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类比“家长”。如果进一步简化一下，“天地君亲师”也就是“天地人”三者……

为了腊月二十八这一早上的团年饭，可真要累坏当家主事的家庭主妇。大凡富贵人家，是必须讲究的规矩太多，而且有点“一年好景君须记”的意味。要应对家大口阔的十几号人，或几十号人的一顿丰盛正餐，接受众人的眼耳鼻舌身的全面“检阅”，那谈何容易？

而一时的贫寒人家，也要来点阿 Q 精神吧。祖上谁家没阔过？富不过三代，遥想当年如何如何，也有一些说词流传。而眼前日子虽大不如前，但也要挣扎一番。努力撑出一年之中最好的光景，哪怕是昙花一现，也要提振一下家族信心，共同展望未来……

这样一来，邻里之间，家族之间，一个湾对另一个湾之间，大家赛着办团年饭，那真叫生怕输了“气骨”。

一顿团年饭，至少要提前一天准备。且不说腊月置办年货的早与晚，腊月二十七必须从午饭后开始忙乎。最重要的一桩事：荡（做）鱼圆子。浠水女儿和媳妇灵不灵性（聪明），两个主要考核指标：纳鞋底做布鞋，荡鱼圆子办酒席。鞋底不会纳，婚前可以请人“代考”，由姐妹们帮衬，蒙混过关，一笑了之。鱼圆子不会荡，那每年办年饭办喜酒，就要遭人白眼。嫁个男人一不眼悦，会骂自己女人



“二杏子”“没贵气”……

鱼圆子顶好吃，是浠水人过年必不可少的一道主菜。又有“年年有余”“团团圆圆”的寓意。哪怕再不好做，女人你要咒经（努力）学，认真地练手。选三四斤以上的家鱼，顺脊刺剔下肉，剁成鱼茸。加水、淀粉、姜末、蛋清和食盐，反复搅拌成胶体状，混混沌沌。

搅拌功夫到不到家？只需取一小团鱼泥，捏在左手心，从虎口处挤出来，用小圆勺（或调羹）接住，塑成鸡蛋形丸子，轻轻来回“荡”入盛凉水的大锅中。如果一下沉入水底，那就要再搅拌再试验。只有荡入水中之后，圆子摇晃几下，浮在水面或水中，不至于沉底，就算到位了。

接着，大火煮开锅，除去水面白色的泡沫，那是鸡蛋清、鱼肉末等的混合物。鱼圆子熟了会膨大一些，像幼儿园操场上的众多的孩子脑袋，在锅的白浪中上下翻腾，也很诱人。

做了鱼圆子，剩下的鱼肚皮，做成滑鱼片。再剩下的鱼头、鱼尾、鱼皮、鱼刺等剁成小块块，裹上加了鸡蛋、葱花、姜末、精盐调制的面糊，放入油锅中炸成“酥鱼”。孩子们玩饿了，进屋抓一两块酥鱼，塞进嘴里可充饥。过年来了人客，蒸一下，或加点蒜苗、青菜煮一下，也是一道菜。在湖北人眼里，除了鱼苦胆、鱼鳃、鱼鳞，鱼全身都可做成各种鱼宴佳肴。

我生活的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过年做猪心肺汤、猪肝汤，用肥肉炒海带，没辣味的灯笼椒炒素肉，这些都算是难得的菜肴。而炖一罐土鸡汤是不足为奇的，因为那时根本没有洋鸡一说。

浠水的年夜饭桌上，少不了一条做熟的整鱼，而且需摆在正中央，美其名曰“听话鱼”。这听话鱼有讲究，据说团年的人说的什



回望故乡

么话儿，它都能听下去，有点像“录音笔”的功能。父母反复交代，吃年夜饭时不要说忌讳的话，比如不说“吃大肉”（指丧事）和“死”，要多说喜庆的话，有点进剧场当演员般拘谨的感觉。

偏偏浠水人吃年夜饭讲究个“早”字，腊月二十七晚上，厨房的女人大多忙得半夜过，有的甚至通宵不能睡觉，七七八八的各种菜品颇费功夫。老人和孩子可以灶边烧烧火，帮忙打打下手。实在撑不住的，可以上床去休息。

腊月二十八，大约凌晨三四点钟，标志吃年夜饭的鞭炮响起来，一家赶着一家，像是约好的鞭炮接龙。甚至两三家鞭炮同时响起，像是一场激烈的战事在身边。过去，农村对雷管炸药之类管制不严，有胆大的乡亲还冒险点着一两枚雷管，爆炸之时，像是山要塌、地要裂，巨大声响挺吓人的。

浠水人吃年夜饭前，“贡祖人”是一道重要的传统儒家文化的功课。贡祖人，即敬祖人，祭祀礼仪。菜肴端上桌，不许加葱蒜，餐桌上摆好八双筷子、八个空碗、八个酒杯。白酒用泥壶在炭火上或热水中温一下，象征性地斟少许入杯。

红烛点燃，吐着黄色的火苗。佛香点燃，飘着灰色的烟雾。纸钱点燃，烧成黑色的灰烬。孝子贤孙们在桌子下方的空地上，依次跪下，虔诚地磕头、磕头、再磕头……

对汉族人而言，心中最大的神是自己的列祖列宗。祭如在，先饮酒，再吃饭，侍候祖先的流程，如在世的生者无异。据说，八个位子上，祖人们都回来了，还是按老幼尊卑落座。

儿时，我躲在一边，听父亲斟酒时小声念：伯（父亲）和嬷（音同麦，母亲），爹（祖父）和婆（祖母），老爹（曾祖父）和老婆（曾祖母），老老爹（高祖父）和老老婆（高祖母），你们回来过



年，没么事好吃的。保佑后辈人，有冇痛痛的，平平安安的……

父亲的脸庞极清瘦，当过多年的民办教师，一脸严肃的神情。母亲在灶房忙碌，堂屋里静得出奇。我听他小声地呢喃，像是和先辈们答嘴儿，又像是向我家身处天堂的“顾问委员会”老领导们汇报一年的工作，然后祈盼来年的平安幸福……

2005年初父亲走后，由母亲来贡祖人。近几年来，聋哑的哥哥代替了风烛残年的母亲来贡祖人。我不清楚哥哥怎么样和先人们交流，他那寂静无声的世界，纯净无瑕的内心，或许更适合与来去无踪影的先辈们交流吧。

举头三尺有神明。父亲走后，他就像陪伴在我身边，总有一双眼睛看护着我，总有一双大手暗暗地在帮扶着我。很多的时候，他像跟在我身边的老朋友，我的心思他懂，他的建议和指导我懂。只是我再也不能大喊一声“伯”（父亲），再也不能多泡一杯茶，再也不能共饮一壶好酒……

祖人贡完了，将烧往生钱（冥币）的纸灰轻轻扫开，香烛移到条台桌上。冬天天气寒冷，桌上的菜很快就凉了，又得一一端回厨房，加上葱蒜又加工一番，热气腾腾地端出来“还福”。

开席之前，早年是一挂一千响、两千响，以后又换成五千响，一万响的鞭炮拆开来，事先放在灶门口或火盆跟前烤一下，争取炸得山响，而且爆炸声不能有间断。如果燃放不够响，且有熄火中断的现象，大人们会认为预示来年不大顺遂，心里暗暗会发毛起疙瘩……

早酒晚茶伤身体。但大多数浔水人，一年之中唯一不能拒绝的一顿早酒，就是腊月二十八早上吃年饭。酒多半是本地53度的浔水高粱酒，以及浔水人普遍爱喝的糯米封缸酒，甜而不腻，还具有



养气养胃、祛湿驱寒的功效。

吃年夜饭，讲究团团圆圆，讲究年年有余。于是，我们的筷子夹起鱼圆子、肉圆子、山粉（红薯）圆子，大快朵颐。唯对一盘听话鱼不能动筷子。放下碗筷时，还要微笑着说一句台词：“你们慢些吃，我吃好了。”一家人颇像上场的演员，客客气气的。而每人碗中的米饭，最后要特意留一小口，这叫“有吃有剩”。如像平时吃得精光，大人们会不大舒服的。并且，这顿饭后是不做也不让人吃锅巴粥的。

等到最后一位家人吃完饭，孩子们才可以打开大门玩去。邀上几个小伙伴，在乡村四处寻找没有炸响的鞭炮，或者一起玩焰火烟火药枪，或者一起显摆压岁钱，或者一起走到和平小镇上看年关的热闹……

如果家人因故不能按时回家还福，从腊月二十八早餐起，一直到除夕夜，这三天的早中晚共9顿饭的时间，都可以选作吃年夜饭的时间。新婚头一两年的年轻夫妇，两家相距又不太远的情况，既要赶娘家的年夜饭，又要赶婆家的年夜饭。而出嫁多年的女儿，则赶在初一之前，需回娘家以“辞年”方式看望父母亲，带上一包红糖和一块猪肉……

还福，是鄂东式的传统感恩民俗。团年夜饭，吃的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和和美美的喜庆气氛。无论在天涯，无论在海角，中国人心中最害怕家的召唤，最看重家人团圆的期盼。

于是，每到年关，无数游子的乡愁弥漫开来，形成举世瞩目的几亿人口南来北往的中国式春运难题。春节又像势不可挡的流行性感冒，迅速传遍全球华人社区，凝成一个个巨大的、红艳艳的“中国结”……

03 正月十五闹元宵

农历正月十五，传统的元宵佳节。我的故乡湖北黄冈人的老观念，过了元宵节，就意味着“年过月尽”了，每个人都该从春节休假模式中“收收心”，转为正常的工作或者学习模式了。

年后，孩子们该陆续上学读书了。大人们该好好安排新一年的耕种计划或者外出打工，只有“算盘打一”（就是拿捏准），才能过上好日子。老人们常说：“吃不穷，喝不穷，打不到算盘一世穷。”外出打工的人们，再也不能在“温柔乡”里赖着不挪脚儿了。所谓“三六九，往外走”。鄂东人还有个老讲究：“七不出门，八不归家。”这些对时日的禁忌，代代相传，约定俗成了，有时候也无形地束缚着我们行动的手脚。

鄂东地区，倒没有说元宵节一定要吃元宵的规矩。我的老家叫元宵为“汤圆”，很直白。过元宵节，我们那里多半家庭是吃包面（大馅馄饨）。春节期间，最常吃的也是包面，平时是难得吃到的。所以，无论我迁到哪里生活，只同意说天下好吃不过包面，什么北方的饺子、元宵都不认同！

记得小时候，常常听人们喊剃了光头的小孩叫“汤圆头”，还真是好笑！有的直到成人了，还依然被叫着多少年的绰号“汤圆头”。不过，头长得像汤圆的人，而且还能赢得类似绰号的家伙，一般认为是不太灵光的人。我寻思，该不是因为头太圆了，脑容量也少一些吧。



其实，连“元宵节”的叫法，老家也并不流行，似乎太正统，有点文绉绉的意味儿！另外，元宵节主要是北方人的说法。南方人叫汤圆的食品，北方人叫元宵，但如果因此叫“汤圆节”，似乎又不太雅。

元宵节又叫花灯节、上元节。而老家黄冈人干脆就叫“正月十五”，看来很有点湖北人的“不服周”的牛气。好生生的节日，我凭什么要跟着北方人叫“元宵节”呢？你叫你的，我叫我的，各言其志，何伤乎？所以到我们这一代，还是习惯叫这个节“正月十五”！

如果当着我老家人的面前，叫什么元宵节，肯定要被老人们骂“果哈变了种”“泰声昂气”（脱离了本乡本土之气）。所以，像我这样的人，连被外地文化腐蚀的可能性都没有了，还怎么可能被西方文化“污染”或“演变”呢？

元宵节的说法，相对在北方盛行一些，想来也是不无道理。你看，古代帝王将相大多在北方的宫殿里吃喝玩乐，所以北方文化也就是“主流”文化，是“官方”文化。南方就是草根文化、民间文化。南方多被古代统治者视为“南蛮”之地。野蛮统治者往往用暴力机器和科举取士等柔性手段，推行他们“家天下”的意志。但依靠种田扒土为生的黄冈农人，耕读传家，既不作造反起义的乱臣贼子，也不作摧眉折腰的奴才官吏，你又能把我如何呢？

在我的印象中，老家多半是按农历过节日，一般就是初一、十五（又叫月半）之类。所以老家每年过农历五月半（也称为大端阳节，五月五是小端阳节）、七月半（又称中元节，鬼节）、八月半（中秋节）等。

童年在老家过元宵节是很热闹、很快乐的。因为农村的学校，



往往正月十五之前是开不了学的，除了面临升学的初三和高三毕业班的学生要补课以外。很多农家的老亲戚、老朋友多，正月十五前忙着拜年、喝年酒、送节礼，比农历六月“双抢”（抢种抢收）还要赶、还要找忙呢！

春节期间恰恰是农闲，正是亲戚朋友难得走动走动的大好时节。有隔得较远的亲戚，平常四季很少往来，也就是过年期间见见面，交流一番。我们农村的老规矩是，如果亲戚来“拜年”（来访），你必须要“回年”（回访），这叫礼尚往来，否则就是失礼了。当然，如果不准备再保持亲戚关系，不“回年”就是个“断交”的信号。打个比方，两家姨舅亲戚，老人们一旦驾鹤西游，走到“老表”这一代，关系就寡淡了，慢慢就疏远了，终于不来不往了。

元宵节的时候，老家以往总有玩龙灯和玩狮子的。几乎村村都有龙灯队伍，走村串户，你来我往。锣鼓敲敲打打，唢呐号子吹吹叫叫，鞭炮噼里啪啦，到处是笑脸笑声，以及过年发财的恭喜话。舞龙灯和狮子，划彩莲船，把一方天的山乡都搅得热闹了，把天仙地神们都哄开心了，也期盼新一年的平安吉祥。

元宵节也是老家送“祖人回家”的日子。老家的风俗认为，亡灵过春节，都要回家的，所以要给他们祭祀，敬酒烧纸钱。过元宵节，还要送他们回去。所以，家家户户的男人和孩子都要到祖坟地去跪拜。

在天黑前，家家要“散灯”，就是在自家的祖坟前，为逝去的亲人们点起一支支红蜡烛，照亮他们“回家”的路，照亮他们长眠的“家园”。当然，还要再烧上一些纸钱，点燃一把佛香，放上一挂长鞭炮或春雷。所以，如果没有儿孙“香火传人”的家庭，孝顺的出嫁女总要赶回娘家，为逝去的亲人们“散灯”，否则视为不孝。



待到夜色渐浓，放眼望去，漫山遍野，到处闪烁着红蜡烛的光影，在风中摇曳！看那风中之烛，立在一个个逝者的“家”门口。这个时候，我的心里总会升起一丝丝的伤感和凄凉。那分明是无法面对的宿命——人生苦短！

元宵节的晚上，家家门前灯火通明，很多的人家还高挂着大红灯笼。本村和邻村点着蜡烛或者亮着手电筒到处夜游的龙灯，在这个晚上要把一年一度春节的热闹推向高潮，有个专门的说法叫“游灯窠”。

待到夜深了，表演尽兴后的舞龙队伍，偃旗息鼓，来到池塘或河边“化龙”或叫“送灯”，只留下竹制的骨架，来年再糊龙灯。

老家的年味太浓了，就像农村过年时熬制的大米麦芽糖，甜得腻人，甜得“旺人”。在一些看似老套的民风民俗中，大家习惯了这样一年又一年的“涛声依旧”，那是故乡黄冈的年味儿。

而那些离家越来越久的游子，渐渐淡出了故乡的乡风民俗，淡出了故乡人的视野。然而，在多少个不经意的午夜，故乡总是你梦中的老场景，那么清晰如昨。当你梦中醒来，枕上和眼中满是泪水，那是因为放不下太多的牵挂和旧梦……

又是一年正月十五，我依然在他乡，依然奔走在讨生活的路上，依旧追逐着我的梦想。

又是一年正月十五，我不能陪哥哥攀上老家屋后的祖坟山，亲自为父亲、爹（祖父）、老爹（曾祖父）、老老爹（高祖父）们点上红蜡烛，照亮他们回家的路，这是我的不孝，也是我求生的种种无奈……

04 舌尖上的乡愁

春节过完，出门前，七十岁的老母亲将亲手做的腊鱼、腊肉、腊鸡填满我的行囊，用力往里筑了又筑，她真恨不得我拉上一两节火车车皮，伴我又一次的离别，伴我母亲厨艺的味道。

其实，一旦离开了故乡，很多的味觉是找不到的。

包面。鄂东人爱吃包面，逢年过节，或来了贵客，缺了包面是不行的。从故乡到武汉发展的一位律师朋友，甚至被人戏称为“包面控”，简直无包面不欢。包面，就是鲜肉馅的馄饨，而且主要是南方香葱拌猪肉馅，武汉和鄂东地区普遍称为“包面”。包面比北方水饺的面皮薄，而且是连汤带水，最好是土鸡汤、排骨汤来浇上。包面相比南方的抄手又要馅大肉多，吃起来更过瘾。我儿时喜欢先吃完一碗包面皮，最后吃留下的包面馅，一堆肉丸子，满嘴满心是幸福感。

献鸡汤。这是过春节少不了的一道家乡美味。鄂东农家养了一年的鸡，特别那阉过的公鸡，称为“献鸡”，长长的羽毛鲜亮美丽，是儿时做毽子的好材料。土鸡切块，用那年久熏得外观黑漆漆的老瓦罐盛好，周围绑上干草把儿，放在柴火灶的炭火中煨上。中间还得留意续加汤水，恐怕罐子熬干了、熬炸了。静候大半天时间，鸡汤的阵阵香气四溢开来，越来越浓。随风儿飘散到农家小院的角角落落，早早地馋着老人和孩子的口水，馋着猫儿狗儿围着土灶跟前打转转……

排骨炖藕。乡村的屠夫卖猪肉，很少专门剔出排骨的，多是连



肉一起卖，因为过去吃肉总归是奢侈的事，谁也不想少吃两口肉，而多啃骨头。猪骨头，包括排骨、扇子骨、大肘子骨都行，炖上本地巴河出产的又粗又圆的几节莲藕，用大铁锅和土罐子都行。须知，来自闻一多先生故里——浠水县巴河镇芝麻湖的九孔莲藕，是明清两朝的贡品，也是与出口创汇的罗田板栗等齐名的鄂东特产之一。炖好的藕汤，汤面上飘浮着一层层细细密密的油花，像无数微型的金戒指在汤中游来荡去。炖好的藕呈猪肝色，吃起来面面的，还会在筷子和唇舌间牵牵出一串长长的藕丝，很像旧时织布机上的风景……

鄂东糍粑。主要选用优质糯米，用大甑蒸熟，再用石碓石臼舂成，书面语叫“年糕”（谐音年高），寓意“一年比一年高”。儿时乡村谁家舂的糍粑数量多，像今天谁家买的更高档的小轿车一样有面子。春节拜年走亲戚，主人家煎两个土鸡蛋，碗上放一只炖好的鸡腿，就着高汤煮得柔柔软软的两条糍粑盛得满满一碗，那是不消说的佳肴。而更让游子惦记的，还是用火钳炕好的糍粑，就着土灶的大火或围坐取暖的火盆的炭火，直到糍粑的双面烤成金黄色，中间膨胀得像个大气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儿时的味蕾在这些食物的反复刺激下，竟然在无意之间固定了故乡的味道、母亲的味道，成为万千游子心中美食的最高标准。

游子的乡愁，在心间，在眉头，也在舌尖上……

05 老家门前一树枣

鄂东大别山区，群山连绵起伏，绿树成荫，庇护着多少普普通通的山里人家。我的老家浠水县巴河镇七里冲村，就如一颗明珠镶嵌其间。每当我遥想往日的村居时光，竟如闲来品读陶渊明先生的田园诗，令人心驰神往。

据说，元朝末年，朱元璋和陈友谅两支红巾军大战鄱阳湖。为躲避战乱，大批江西移民来到了鄂东地区求生，成为穷乡僻壤的开拓者。至今，鄂东人遇到江西人，不管熟不熟，都会亲切地称呼“老表”。

山里人家，祖祖辈辈酷爱栽树种竹，家家门前屋后，常年有一片绿色包裹着，养护着一座座农家庭院的风水，形成了一道道天然的风景。

树长大了，可以用于盖房子，做家具，还可以打寿料（棺材）。竹子大了，请来篾匠，做成大大小小的农家日用竹器，箩筐、竹床、筲箕、土簸等等。

在我老家门口，先后栽种了樟树、柳树、杉树、泡桐，有碗口般粗大的毛竹、毛笔管般细溜的水竹，还有观赏性的桂花树、栀子花树等等。据说，我家有点年头的树木，要算我爹（祖父）亲手种下的一棵枣树。因为是那时为数不多的果树，极具诱惑力，引得满湾的大人小孩们的注目礼。

那棵枣树比我年纪大。打我记事的时候，枣树就有碗口般粗



壮，枝繁叶茂，我仰起头才能看到树梢。枣花开时，散发出阵阵的清香。三月春风邀进家门来，满屋都香透了。邻居细爷家养的几箱土蜜蜂，成群地飞过来了，嗡嗡嗡地采花酿蜜。儿时惯看黑色的大“杨丝柏”（蝴蝶），成群地趴在树上翩翩起舞。鄂东人嘴里叫“蝴蝶”的方言词——“杨丝柏”，我疑心是为爱而化蝶的“梁山伯”的谐音演变而来的吧。

不知不觉，一树的枣花渐渐变成了小小的青枣，像一树的小铃铛，在风中摇头晃脑。枣花在枝头招蜂引蝶，小枣却能招惹村庄里的野孩子。小朋友们路过我家门口，总要习惯性地放慢脚步，仰头望望枝头的青枣，吞咽着口水，又像做贼心虚的小偷，赶紧朝我家的木头门里瞄一瞄。如果发现有人时，顶多徘徊两圈，失望地走开。要是大门上挂一把老式的大铜锁，或者门虚掩着，小伙伴们就喜出望外，匆匆抓弹弓、捡石头、驮竹篙，可以说百法想尽，趁机打几颗青枣，捡起来就往嘴里塞，解解肚子里盘旋多时的无数条馋虫。

然而，小朋友得手的机会并不多。因为那个时候，我爹总是掇个凳子，坐在门里，手里还抱着我年幼的妹妹，或者悠闲地喇（吸）着自己卷的纸烟。一遇到有人偷打青枣，爹就抱起伢儿，赶出门外，呵斥几声“发伢瘟的”“剃头的”“没管守的”，还紧追几步。吓得那些肇事的顽童们撒腿就跑，有人吓得跑掉了布鞋，有人匆忙中摔了一跤，可谓出尽洋相。其实，和我同龄的农村伢儿，几乎少不了偷捞人家瓜果的难忘经历。

地上有野孩子的骚扰，天上还有鸟雀儿来啄食，我爹照样会大声吓唬，甚至用长竹篙来驱赶偷吃的鸟儿。总之，在我爹的悉心守护下，青枣一天天长，秋来又渐渐由青转红，煞是可爱。这个



时期，我就缠着满身烟草味的爹前后打转转。隔不了几天，总是忍不住问一问：爹，您怎么早（何时）下枣子呀？爹眯缝着眼，神秘地说：快了，快了……

等到爹宣布下枣子那天，父亲取下门口晾晒衣服的长竹篙，手一扬起，噼里啪啦，红的、黄的、花的、青的，枣子和绿叶纷纷从枝头飘落下来，像是从天空降下来枣子的阵头雨。全家人一起动手，忙着收拾起满地的枣子。旁边满是围观的村民，也会抢几颗滚得远的枣子。

忙碌了半天，收获了大半团箩的枣子，少说也有一二十斤吧。我爹先送给隔壁左右的老人和孩子们几大捧，这是乡村的老规矩。农村的四邻八舍，大多是几代人比邻而居的老乡亲，哪家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大家都一清二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哪怕最穷酸的日子，谁家有什么好吃的，如做了白面大发粑、过（油炸）了豆沙馅的油粑，先贡一下灶神，再送给隔壁左右，分而食之，彼此关系和和美美的。老家有个调侃的说法：“指望隔壁掇粑。”就是盼着邻居送来好吃的粑粑，反映了过去的鄂东农家纯朴乡风和良好的人际关系。

爹的牙口不好，他挑一两颗红透的软枣子，尝尝味儿就满足了。剩下的枣子就留给我们孙辈们解馋，那时我们也不兴洗洗再吃，抓起一把就往嘴里塞。

门前那一棵老枣树，就是我快乐童年生活的一部分。从春到秋，年年闻着枣花香，又流着口水看着枣花变成青枣、红枣，再热热闹闹地打枣子，仿佛一部老影片在那些年月循环播放。

我六岁那年的除夕，爹唯一的妹妹，我叫她姑婆（姑奶奶），一脸愁云地回娘家了。垭里很多大人也先后来我家，进进出出。听大人们说：“二爹爹怕不行了，这个年怕是过不去了。”爹唯独那



回望故乡

天没有按时起来，无力地躺在床上，下午很平静地走了。然后，我听到后房里传来阵阵哭声……

春节要过三天年。我和父亲守着爹，在旁边放个竹床，陪着睡了三天四夜。正月初四，塋里的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开来了。早上拉走了爹，午饭后送回来一个大陶罐。父亲穿着一身白色的孝衣，抱着陶罐走在队伍的前列，前往祖坟山安葬。

在头两年先走的婆（祖母）的土堆附近，中间还有意隔着老婆（曾祖母）的土堆，爹的陶罐埋下去了。据说，我爹和我婆同年生人，生前总爱“钉钉磕磕”（拌嘴），这样隔开点，在另外的世界也好相处。不知道，这是不是爹生前的交代？

爹走后的那个春天，枣树的叶子长得出奇的细密，有人说被什么不洁之物“厌”了，后来又没有挂果。到了秋天该收获的时候，一望就是一树的空枝，令人无比失望。

爹走后的第二个春天，门前的杨柳青青，枣树却连一个绿芽也没有“冲”（长）出来，原来它在冬天悄悄地枯萎了。难道是爹一走，狠心地连枣树也带走了？还是枣树也通达人情，非要跟着爹一起走了呢……

未经中国三峡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的书面许可，任何媒体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该节选内容。违者将被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

如有需要请购买原版书。



三峡小微

中国三峡出版传媒

中国三峡出版社